

~~TO~~ 9299.7928

5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七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絳

守成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  
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  
誅憲宗將輦取其髻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  
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  
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  
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付度支鹽鐵急遽。以免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因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邪。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

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卽詔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摻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皇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卽非治要。述崇飾。

妙解

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吏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此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詛，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電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

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于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又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綱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達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况承

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結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密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

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論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

于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三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

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大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師。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後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

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李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

魏州。李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遠。先宿裴垺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

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均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均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此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逾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謂

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聽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初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敕。承璀果無功還。如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



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瓘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二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人

觀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者。爲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廩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猥積。有怨鬲之恩。當大出之。以省輕費。領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嘗畋苑中。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恠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邪。對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日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下不以已能。益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辯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即答曰。凡

出權相益  
乃有爲之

方鎮有地。則有賦。或畜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謂陛下謹出納。烏有羨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進官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矍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瓘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瓘。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瓘。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

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趨義方之官。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燃，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

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銳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醑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

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旣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當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隣道所糞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

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于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救命

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唯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

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

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日即降。曰。靡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

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竟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鄆蔡恒遣游客見說。興百方興終不聽。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

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

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搆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

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何所益乎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曰所問常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賦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

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欲避河患退二三十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



以按閱屬  
之宰相

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絳曰：治生于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

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能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脅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此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

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上謂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間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極諫不願  
後于言官  
法亦不少

絳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瓘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時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堦。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瓘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

何如勿遣

八續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簿其恩議者。不直。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賢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

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冊贈司徒。謚曰貞。賻禮甚厚。景延亦贈官。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烟閣。絳在焉。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攷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亦見募兵之害。雖賢劑不免。

唐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

陳旌相  
八前

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卽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強制之仲舒等爲俳說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

曰勅邪。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鏐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鏐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

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

### 唐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之。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官亦不遷。未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

八編卷第... 卷...  
為補闕貫之與崔群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  
闕為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  
殆不可訓卒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  
以工巧幸擢少府監陰子補齊郎貫之不與曰是將  
奉郊廟祠祭階為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為之又劾  
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  
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儒等策獨署奏出為巴  
州刺史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  
相裴垪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  
請乎垪曰奉教事果見聽垪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

當時藩鎮  
只不宜激  
之使合諸  
公措置不  
出乎此

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為息  
常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  
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諫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  
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  
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  
事乎始于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  
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他速於撲滅  
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  
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為  
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

裴晉公謂  
諸將不併  
勅以此

八編類集 卷五  
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  
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  
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  
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鏞張  
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  
奸佞。吾等縱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  
陰搆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與度論兵。帝前  
議頗駁。數請罷兵。故罷爲吏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  
使時國用不足。遣監鐵副使程昇督諸道賦租。昇諷  
州縣厚歛。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昇意。因

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  
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  
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居輔相。嚴身律  
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垍子持萬縑。請撰  
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

八編類纂

光緒二十九年... 欽定四庫全書... 八編類纂... 卷之六十八... 臣類... 唐李德裕... 守成...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德裕

守成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

唐制誌之光

八編類纂

卷之六十八

臣類

全書



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訶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儒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計

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救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庾蔽敬宗立詔浙西王脂蓋繼其德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散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權酒

于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酷。又赦令禁止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益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主意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它。又詔索盤縑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鳩鵲翠鳥。汴梁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箏于益州。蘇頌不奉詔。

帝不加罪。夫鳩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縑。掬豹文彩。恠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尼。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三

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  
丁。別髡。規影徑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  
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  
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數。遊。幸。  
聽。朝。簡。忽。德。裕。上。丹。辰。六。箴。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  
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歛。求。珍。  
恠。也。四。曰。訥。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辯。邪。諷。任。群。小。  
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  
能。用。其。言。猶。敕。帝。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毫。州。浮。  
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

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血。危。  
老。之。人。率。多。歿。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于。  
道。互。相。欺。詐。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  
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  
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德。裕。在。  
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林。堪。宰。  
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  
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  
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  
踰。年。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

任事之理  
如此

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  
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  
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內資  
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  
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頴時遇隙而發故長驅  
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癩夷尚新非痛矯革不  
能刷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  
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  
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  
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

戰者廢遣獍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  
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  
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  
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  
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  
崃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蜀人多鬻女爲人妾  
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  
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  
風大變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  
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

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人者也德裕旣得之卽發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月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何況天子乎命返悉怛謀于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

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坐論李訓鄭注爲李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搆遂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言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豎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

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于其間矣。又言開元初。宰輔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德裕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于西邊。更無虞于南

亦須快論

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熟而還。城堅率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入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入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悉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

執還體備三木與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謂云旣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處殺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時帝數出畋遊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以深察古誼母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願節田遊承天意尋冊拜司空是時擊敗回鶻澤潞

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調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戴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于趙冢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傳嫡不及支度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常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上問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鄉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為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其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于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

軋故朋黨始于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



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惟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宄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太和後風俗寢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傳

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嘗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自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

中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幼冲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大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髦髮為森豎翌日罷為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御史中丞魏扶等言紳殺無罪德裕狗成其寃至於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

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徙邠州餘子皆從歿貶所後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邠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因聚于內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使俱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

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賜弘逸季稜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棕奔馬見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

吳任事

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脯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

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  
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李稜志在陳王嗣  
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  
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彞使安  
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  
辨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  
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  
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珣爲昭州刺史裴夷  
直爲驩州司戶七年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  
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

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中書舍人張  
元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于執政下撓有司爲士  
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  
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  
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以仲方爲賓客  
分司出楊虞卿張元夫爲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  
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  
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夏六月以工部尚  
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  
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

不做美官  
何黨之有

以此爲正

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爲樞密使。崔潭浚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浚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卽時入朝。時揚州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拾遺。令狐綯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先是

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二年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以宗閔爲湖州刺史。四年以李紳克淮南節度使。德裕怨僧孺。宗閔不已。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儒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遣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

呂述與德裕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貶僧孺循州刺史宗閔長流封州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爲太子詹事德裕以諫議大夫柳仲郢爲京兆尹仲郢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繼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六月上崩以李德裕攝冢相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始聽政以德裕克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政日

自取

公論

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初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未幾再貶崖州司戶三年崖州司戶李德裕卒是時牛僧孺徙汝衡二州遷爲太子少師卒初幽州裨將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儼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

三公揔不  
克一必何  
華成仇

廷遣使賜詔常大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儻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浹事人心向之邇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絳復却之今許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

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脇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太和中宣武缺帥議徙劉從諫于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帝以爲未可乃止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卽位從諫

此時關內  
及仰給關  
外

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從諫尋薨。積秘不發喪。王協爲積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遣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已又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積又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積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論。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積入朝。必厚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

請以劉稹權知軍事。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之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脇朝廷。今垂死之除。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見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



臣往論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偏論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軍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

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從諫所欲突入兵馬使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直數千緡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王宰爲忠武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易至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兵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談以成

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鄆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壘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窆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洛亦頗承牧言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于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是時河陽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劉沔步騎三千守芒車關。步兵千五百軍榆杜。成德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陳夷

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制削。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詔元逵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七月上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

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曷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指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又請益兵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宣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寃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少垂寬察活臣一方向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褻韃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沔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

受降者一  
針

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  
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  
要地耳元達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  
師元達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德裕上言忠武累  
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賜弘  
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闔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  
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假徑魏博直抵磁州  
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  
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王茂元爲賊將  
薛茂卿大敗于科斗店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

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  
取上亦疑之以問德裕對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  
猶五攻昌霸四越巢湖况其下哉小小進退兵家之  
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  
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  
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  
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趨磁  
州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  
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  
和以來諸賊常伺官軍弱寡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

支然後併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闕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

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共處河陽，非宜。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卽須痛殺。」上謂宰相何弘敬、巴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河陽王。茂元卒，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

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并敵昕供饋餉而已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北取潞州仍分兵翼城以備侵軼石雄受代之明日卽引兵踰馬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

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甚喜十月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鮮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荆南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思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

內黃

積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林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積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積遣將軍賈郡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積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群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關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使內變自生上從之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杜兵



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  
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  
弁將之詣逢戍卒至大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  
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巴絹益  
之人纔得一匹時巴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  
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  
遂作亂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李石奔  
邠州弁據府庫使其姪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  
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呂義忠遣  
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

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  
許招納乞降詔命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  
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  
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  
失信豈可損朝廷威命建立竒功實在今日必不可  
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卽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  
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  
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  
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其功  
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

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所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禛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所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卽毀除。實恐非是。况禛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降。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兵用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勣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召旁

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普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杜。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兵。二千計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上與宰相議太原事。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計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趨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

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遣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疋。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因奏稱。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禛。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呂義忠奏克太原。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趨磁州。而弘敬出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

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  
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  
兵，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以義成劉沔爲  
河陽節度使。七月上，與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  
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  
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  
召以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  
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  
及兩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  
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

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  
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旣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  
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四年閏月，德裕奏鎮州奏事  
官高連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  
潛拙諸處兵聚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經兩  
月，又偷兵諸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  
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  
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調其抽兵之處，乘虛襲  
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  
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

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乏食令婦人授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將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勝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

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卽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

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  
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抑  
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  
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  
憂稹將改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  
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  
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為洛  
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  
安玉言其有二心稹召之釗辭以釗洛水未立少功  
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請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

每州造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  
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一率高其估  
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恟恟不安軍將劉  
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  
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  
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溪不許以  
不遜語答之問怒密以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  
崔暉暉從之丙子暉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  
於王元逵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  
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

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軍士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若何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路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誼令稹所親重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之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如何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

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積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積曰：「請議公事。」乃引積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積宗族盡殺之。凡軍中有少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因積首遣使奉表及書降于王宰宰。以狀聞。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留後。但遣盧弘止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積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宗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是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領昭義劉積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



賞郭誼既殺積積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  
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  
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伸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  
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  
場晚牙誼等至唱各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  
械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詔發劉從諫尸暴於  
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挫之初德裕以  
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  
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  
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  
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  
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  
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  
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  
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  
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  
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  
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方得罷德裕在位雖遽  
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五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

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論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

詔以澤州隸河南節度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甘露之變王涯子羽賈餗子庠奔劉從諫至是已爲郭誼所殺德裕復上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不高文端王釗等過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

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常無禮於王元逵者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德裕等奏寇孽旣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十二月以忠武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石雄爲河陽節度使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德裕奏請詔河東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

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爲皆從之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論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於武不可戢卽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

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回鶻自開成時國亂爲其渠長黠憂斯所破會昌後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于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

勁虜。研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于是貸粟二萬斛。會回鶻王子嗚沒斯殺回鶻相赤心降于田牟。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請籍兵復故地。又請且借天德城以居。公主帝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止。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僅須應接。必無所吝。二年二月。河東符澈修杷頭峯舊戎以備回鶻。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五月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嗚

平體

沒斯等以盟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  
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時烏  
介衆雖衰羸向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可  
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以糧食  
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  
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于比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  
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  
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  
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  
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

降於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  
體深叶良圖盟沒斯入朝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  
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八月可汗師衆過杷頭峯南  
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  
城門刺史張獻節閉門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  
山避之詔發陳許徐汝襄州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  
德侯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盟沒斯姓李氏名思忠  
上賜可汗書諭以自爾國爲黠戛斯所破來投境界  
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  
雲朔等州或鈔擊羗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

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  
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  
又命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于迦斯書以爲回鶻  
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  
和公主入謁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  
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木蕃又深  
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  
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黠戛斯所  
破舉國將相遺骸棄于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  
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

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  
事之戒德不在懷戊子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  
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  
時又官軍免盛冬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  
俟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  
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  
兵必令收兵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  
儻不一詢群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  
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  
鶻使亟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

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謂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被回鶻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回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

得人

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十月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德裕爲書賜公主畧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國家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得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爲詞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以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謂與思忠俱進十二月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三年正月回鶻烏

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  
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  
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回鶻之衆寡見羣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  
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北家  
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使從相  
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多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  
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時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  
輜重走雄追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鎗與  
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初回鶻入大同川

至雲州大掠党項退薄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  
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  
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  
尔得捷將出奇奪還之我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  
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

漢策

得帝即以方畧授劉沔至是石雄以捷聞二月黠戛  
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且言攻取安西北庭  
并求冊命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  
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取安西北庭德裕曰  
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延五千里異時繇河西



唐天子借  
可汗二

隴右抵王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帥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謂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况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遣及

而宋至稱  
臣不惜何  
陋也

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三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

可汗旣與爲怨。須盡殲夷。倘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加使冊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心。須卿自爲之。黠戛斯遣使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

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入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調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於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謂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職事中使。賜仲武詔諭。已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初回鶻爲石雄所破。可汗收餘兵。往依黑車子。初從

可汗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饑寒瘡夷，  
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破，卽殺烏介。帝以回鶻平，詔  
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誇後世。策黠戛斯爲宗英，  
雄武誠明，可汗党項寇鹽州，以武寧李彥佐爲朔方  
靈鹽節度使，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  
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剽掠于此，則亡逃  
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以此無由禁戢。  
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爲一鎮專領党項，  
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使臣  
爲之副，居于夏州，理于詞訟，庶爲得宜。乃以克王岐  
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  
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使，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  
鎮百姓。

延陵顏季享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臣類

臣類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四  
臣類  
宋沈倫  
守成  
...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沈倫

守成

沈倫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  
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眷居潤與倫厚  
善薦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置從  
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太祖代周自宋州召為戶部  
郎中遷為陝西轉運使先是王全斌與諸將入成都  
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

竒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置判三司事先是倫第痺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索圖督工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

衣金帶六年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子繼宗上言曰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卽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祗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按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耻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旣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

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為美謚。如唐相  
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竇易直之公舉無避。  
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  
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案謚法。道德博聞  
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剋曰文。堅強不暴  
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備治  
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  
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  
子孫。許其為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為虛器。而彰  
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  
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為比。則彼皆奮跡  
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為謚。允合國章。至于集賢國史  
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宜  
如故從之。

宋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昉在周朝。知開封府。  
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  
貶道州司馬。徙延州。別駕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  
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  
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平

宰相之疑

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相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四年昉罷復相蒙正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昉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嘗久雨不止廬舍多壞太宗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昉及叅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服汝葉豈知野有餓殍乎

聖賢盡言

知人愛人

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卒謚文正公

宋宋琪

宋琪字俶寶幽州冀人少好學幽帥趙延壽辟爲從事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仕宋皆表爲從事宋乾德四年召拜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閬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卽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普出鎮南陽琪拜平章自員

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雍熙二年罷守本官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群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于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



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則槍弩步隊，寔王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溝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

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媯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遶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暉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卽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入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

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當懷骨骸之恨。勃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留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靉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王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于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

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于本川。此人生長塞垣。諳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靉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餘。耕墾千里。旣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藩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

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  
羶褐之利所宜守陣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于  
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于會合  
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  
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  
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  
統前軍以遏侵軼只于天雄軍邢洛貝州以來設倚  
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旣窮新草未生陳芟已  
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營陣之  
法以十萬人爲率前陣二萬人後陣八萬人後陣與

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布常山之勢或前陣擊破寇兵  
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  
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  
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酋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  
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常爲張彥澤之所  
誤疏奏上頗採用之淳化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李  
繼隆爲都部署以討之琪上言石晉長興四年夏州  
李仁福死有男彛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  
與李彛超換鎮彛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  
樂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

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一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于速關，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

資畜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于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撫慰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卒。謚惠安。

### 宋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通判昇州，陛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

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  
 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  
 詔起復入為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凡士未  
 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  
 以獻可替否當盡其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  
 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也蒙正  
 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  
 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  
 為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監脩

國史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  
 後遂以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  
 受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相公語歿于巖穴不需天祿者多  
 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  
 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  
 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  
 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  
 聞者歎服淳化中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  
 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蓋諸子冲幼未  
 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

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成性，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邪？於是右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將加竄殛。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燔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去趙韓王之兄無幾立，其孜孜于黃老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蒙正搢笏，俛而捨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旣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射，會營承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

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  
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  
普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六年封許國公景德二  
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曰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  
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  
百姓爲念上嘉納之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  
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  
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後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  
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  
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

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  
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  
名位與吾相似自。知。知。人。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  
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  
其知人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  
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賊免或言于上曰紳家  
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  
復紳官蒙正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  
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賊蒙正不  
辯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

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蒙正嘗問諸子曰  
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  
賓服其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  
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蒙正夾袋中有冊  
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  
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  
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多稱職者以  
此

### 宋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  
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  
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  
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  
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  
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  
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  
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  
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  
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通判衡州代  
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祕書丞忻州新下命知



州事明年召還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宋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

寘之法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是時齊賢言事頗忤上意卽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姻婭以請于沆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

召見詰責。延德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毋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真宗卽位，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齊賢罷守本官。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

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三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繫，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于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

且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旣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旣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半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積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今若能增益精兵。

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肅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寘于理。命司門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

八續類纂 卷五十九 其  
駕景德初起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  
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時臣下皆以  
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  
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隆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  
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陞  
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  
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地數年之間靈州始  
爲吞噬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  
強大蕃族兵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  
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

賢邊才  
相才

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  
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志似不小臣慮德  
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  
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  
今潘羅支已亡斯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  
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  
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  
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  
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  
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

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  
薨年七十二謚文定

### 宋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端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  
千牛備身太祖卽位遷知浚儀縣會秦王廷美尹京  
召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  
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  
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  
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  
司戶參軍遷考功員外郎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

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拜右諫議大夫許元王僖尹  
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  
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  
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  
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  
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  
會置考課院群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  
饑寒爲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奏邸以不檢府吏謫  
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  
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

退善否。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可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是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端歷

得體

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由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開奏。端愈謙讓，不自當。至道初，太康縣獲玄兔，以獻。呂端等曰：玄，北方之色；兔，卽陰類。中國陽也將有夷狄解辯，受寇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致太康者乎？初，李繼遷擾西部，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

更得體

過相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  
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  
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  
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  
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  
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  
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  
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  
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  
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

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  
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

○是○大○臣○事○

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真宗為太子端日與太子問  
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  
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  
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  
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太子入侍太宗崩李  
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  
太宗先賜墨詔遂鑠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中  
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且除名。潯州籍其家。賢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卒年六十六。謚正惠。

宋李沆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沆少好學。器度宏遠。舉進士甲科。通判潭州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未幾。知河南。真宗升儲。遷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真宗卽位。參知政事。咸平初。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



勞久之累加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  
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閣  
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  
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  
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  
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  
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  
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  
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

駙馬求相

密啓冬則亦無大用處沆所以獨不

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  
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  
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  
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夫人臣有密啓者非亦不諛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時  
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  
飛輓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  
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  
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  
困之爾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

編類纂 臣類 三

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  
其民以弃地  
 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眾議各異未即從沆  
 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為相王旦參知政  
 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  
 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  
 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  
 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為相遽與虜  
 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生漸生侈心耳且未以為  
 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  
 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且

名言法言  
 古言危言  
 三復三復

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  
 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  
 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  
 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  
 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  
 厚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  
 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  
 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  
 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恩

慕錄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都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

實無事，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息，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往臨哭之。勳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卽位，詔配享真宗廟。庭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廳事。

必有斟酌

不惟作將  
相即做文  
字亦宜如

已寬矣。至於垣頽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  
守舍者勿葺，以試沈。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  
語沈，沈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  
嘗答第。維因語次及之，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  
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  
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  
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  
渥哉？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  
無穢氣。沈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  
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沈沒後，或薦梅詢可

此語得看

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吾子，其信倚如此。

### 宋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通判吉州，代還爲著作

郎，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入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

時，沒入祖吉不通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

獨不受。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

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旣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

落職。出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

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召爲

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

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笥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

平初拜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使，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景德初，夏州李繼遷兵敗爲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安撫使。俄遷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部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太儼，有告禁卒欲倚儼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

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儻入先馳  
騁于中門外後召至堦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  
果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  
飲坐客皆股慄邊蕃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  
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乃以所愛伶人或  
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  
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  
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一於民事爾  
五年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  
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  
言朕意也宗諤旣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  
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  
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  
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使  
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  
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  
帝親臨哭之慟贈中書令謚文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  
左編  
臣類  
宋畢士安  
守成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畢士安

守成



畢士安字仁叟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

納土選知台州郡國通弊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

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

從之召入翰林為學士知制誥范景數致書宰相求

入翰林為學士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

不使居內署出知濠州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

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李沆卒  
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  
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  
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  
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  
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  
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  
其素所蓄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  
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  
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法嚴然  
論相有此  
重處亦非  
位事

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  
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  
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  
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伏姦罔斬之準乃安  
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  
北平侵保州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  
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  
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  
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  
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



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  
安以爲可信力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  
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  
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  
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  
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  
議者猶闕閏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  
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  
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  
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

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  
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  
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  
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  
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俱來講和之議遂  
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  
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  
案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  
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亾  
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

朝論生遷  
都其人原  
無所見

外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謚文簡。

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雍熙二年

事無小大  
不可欺亦  
論相一大  
端

九月廢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爲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讒。弓射之。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允祐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是爲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謀某月日。令東

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  
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  
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  
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爲  
太子準由是得名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  
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  
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  
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  
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  
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召問妙

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  
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  
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  
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  
平而何太宗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知準  
爲可用矣卽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  
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  
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  
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爲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  
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旣

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杜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羗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

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邪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

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腎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一體。」

遷是剛福

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竝命同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悉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

朝議原在此兩地不必專答二人

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

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復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

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謔歌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車撻覽出戰。時威虜軍張頭瓌守牀子弩。弩械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

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

兵。準之力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

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準在中書喜

用寒酸。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自任。同列

不悅。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

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

視。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

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

爲朕守。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

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于

可  
不而明則

是卽時進促出敕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修齋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乃召爲次將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由是帝顧準寢衰明年罷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

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出知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祥符七年復召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進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爲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判河南府徙永興軍是時上方崇奉天



且從其言  
丁謂利用  
惟演諸人  
豈不枯淡

書準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準京兆都監朱  
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  
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  
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能素妖妄託神  
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  
多依違之能所善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  
懷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其事天禧元年復  
召入同平章事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  
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  
卽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

書爲宰相爾準不擇揖而起準爲樞密院使時曹利  
用爲副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  
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丁謂遂合謀欲排準學  
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四年真宗得風疾政事  
多中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  
于蜀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  
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問曰太子人望所屬願  
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  
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爲之辭  
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旣而準被酒漏所謀謂

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政事上不許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罷準爲太子太傅以李迪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拯旣受樞密領使者凡三前此未有上徐覺其悞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叅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盍遷曹利用或丁謂中書乃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旣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謀益深密省使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始得疾浸劇嘗卧枕懷政股與謀欲命太子監國

懷政出告寇準遂請間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崇勳等議其事崇勳詣謂第告變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詔曹瑋與崇勳鞠訊具引服斬之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使馳驛詣永興捕能誅之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而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稍安準知安州於是

謂等不欲隼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日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李迪日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鬪蓋自此始以王曾參知政事學士錢惟滂爲樞密副使隼坐朱能再貶道州司馬過零陵溪洞蠻夷乘間抄掠其會長聞而責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趣遣人還所抄掠其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誦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隼罷相繼以三絀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隼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迪亦

自鄆貶衛州團練丁謂惡隼與李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隼方與客宴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爲隼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隼卽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敕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日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于他日卽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帝

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迺可託其見重如此初丁謂出  
準門下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  
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  
謂甚愧之由是傾搆日深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  
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  
北使歷視坐中間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  
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  
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  
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間  
家僮謀欲執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

乃罷大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  
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旣至數  
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  
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準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  
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恠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  
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  
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及  
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  
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  
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

此張公謂我矣。詠常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爲也。在雷州踰年，旣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諡曰忠愍。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準。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母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亾，每捫其痕，慟哭。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準外朴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幘，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 宋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

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且幼沉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恠憑戾居多不寧且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通判鄭州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且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且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且曰真宰相器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爲遠大之器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且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制太平者必

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且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且馳還權留守事且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且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且旣至京直人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且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且也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契丹旣受盟寇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

一生事盡  
矣欽若謂  
經故有此  
毒手

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爲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久之乃可而心憚且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黽勉而從仁宗爲太子太

子諭德張士遜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太子不待應選舉不必學書于是士遜日規以善道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慙次年復下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

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旦爲交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旦嘗至自交州言張士遜等蒞事幹集聖賜詔褒諭某等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



謂且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且曰旣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爾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且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遺且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

進激薄俗也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且曰人之情僞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擠唐劉仁軌嘗忿李敬玄異已乃稱其有將帥才而敬玄卒敗軍事上曰若然則險僞之輩固世所不能絕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且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且且求教且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且之言未嘗求利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且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馬軍

今日亟演  
此語

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乃擢樞密使謂左右曰王且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上謂宰相曰此事如何且曰高麗久來進奉因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嘗事爾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卽遣使館接知秦州張吉言蕃部傲擾已出兵格鬪望量益士卒且曰今四

方寧謐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蕃翰之臣宜務鎮靜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臣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太子出拜且皇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且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初且以宰相兼使至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且始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

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福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且沒歲餘竟用準為相且疾甚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煮薯蕷粥賜之真宗見表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且作奏辭之藥未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即昇至內闈詔不許還至門且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已而聞且奏藁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祥符以來每有大禮且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

以歛蓋悔其前之為也

宋李迪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也迪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為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才也景德中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交州改秘書省著作郎歷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為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

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朕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廸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廸草詔。徐謂廸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廸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關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廸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廸曰：唃廝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劉后，廸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廸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

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太子除太子太傅。初真宗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迺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迺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太子於資善堂聽常程事務，他皆進呈聽旨。真宗不豫，大漸之夕，迺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皇叔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迺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初寇準旣貶，謂寢擅權用事，至除吏不

以聞，迺憤然語同列曰：「迺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迺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遷迺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旣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迺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太后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

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乃命各降秩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謂入對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杌子進詔送謂中書令依舊視事先是上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甚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劉氏獨留朕於宮中迪進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爾仁宗卽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

好客

押迪如衡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皇恐以刃自剄于東之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者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知舒州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昔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

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太后崩，召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明道二年，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先是廸除二人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旣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廸等皆皇恐，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景祐中，范諷得罪，廸坐姻黨罷軍司馬，龐籍權知亳州，先是龐籍爲御史，數劾諷，宰相李廸佑諷反，左遷籍。籍旣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

請辯，乃詔卽南京置獄訊之。籍坐所劾，諷有不如奏法，當免。諷當以贖論。呂夷簡疾諷，且欲因諷以傾廸，故特寬籍，而重貶諷。廸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廸復爲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夷簡潛短之於上，竟罷廸。謂人曰：「廸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旣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留京師。廸夷簡交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爲鑒義。夷簡請辯，詔訊之。乃廸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知密州。復知徐州，廸奏所部鄰兗州，欲行縣，因祠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母令往久之改知兖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迪守交見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

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明復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 宋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叔氏善爲文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



器也。學士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會正色答曰：會平生之志不在溫飽。通判濟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會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時瑞應沓至，會嘗入對帝語及之。會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旣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羣下莫敢言者。會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會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

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旣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會請須親被旨，乃坐。旣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會議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會自異，及欽若相會，會市賀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昇土置門外賀氏  
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出知應天府王旦  
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  
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  
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  
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卽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倖  
度矣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  
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卽捕之卒  
無妖徙天雄軍復叅知政事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  
政太子雖聽事貧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

錢惟演吳越王俶子以妹妻太后宗人劉美者也時  
爲樞密交通宮掖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  
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  
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  
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曾奉命入殿廬草  
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  
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  
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  
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  
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

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國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蓋謂不欲同列與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始議竄逐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曾蹶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

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貫橫衆莫敢違卽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銀帛珠玉杖死于鞏縣初丁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既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以笏叩頭而出太后怒甚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

如用

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  
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  
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謂所坐但  
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  
險狡多陰謀得政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  
論不以爲過也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  
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  
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  
貶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  
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

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  
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  
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  
曾爲玉清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卽位銓錄古先聖賢  
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內之降詔褒美仍敕  
鏤板模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焉又  
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曾方  
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  
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  
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國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故事叙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之上，然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會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會上，閤門不敢裁，帝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閤門，惶惑莫知所出，會抗聲曰：「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帝與張士遜慰曉之，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帝曰：

比閱天下奏，吏出職者多，敗官何也？王曾曰：「士人人流必顧廉耻，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於民，宜少澄其原，乃詔精加考試，時暑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會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陝西轉運司置務醋，摧請推其法天下，曾曰：「摧酒蓋出於前代之不

此言出於  
荆公必以  
變法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得已。未能省去。若又推醋。則甚矣。故罷之。命學士蔡  
齊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  
輕改。信然乎。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  
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于民。何  
爲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瀆臣等審究利害。一  
一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  
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使殿太后  
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曾王  
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  
還。歛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

諫於用人  
以國家之  
禍亦非臣  
子之福

祠之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  
射。封沂國公。曾嘗言。始叅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  
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某人賢。則曰。誠知此  
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  
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曾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初。范仲  
淹遭母喪。上書執政。凡萬餘言。曾見而偉之。知仲淹  
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  
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  
殊從之。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曾曰。明揚  
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

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南京留守推官石介貽曾書曰。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聖體因是嘗有不豫。相公方自外來。聖眷正深。宜卽以此爲諫。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則遂啓成亂階。恐無及矣。會左右引茶商陳氏女入宮。欲立爲后。會以爲不可。卒罷陳氏。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會謹甚。會力薦爲相。久不用。會因對言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耆上爾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及夷簡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

衷簡更不  
是

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奏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可賦詐。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會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仁宗旣。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爲第一。曾無子。養子曰緯。

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為後胡安國嘗曰李文靖澹然  
 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  
 是八九分地位也

其說同至我外新善為請孔制文無不稱到至與會  
 或數五皆本常與平景裏言笑人莫類于以年少與  
 六十一創制中諸文五會資稟離單節四吸畫吞障  
 劉其錄式古黨吉會曰外一且當味之吸吸而舉手  
 亦顯存經與夷簡射器此律限寶元元年今大星景  
 會因又文帝以問夷簡會與夷簡交備帝南會言亦  
 吟福類纂小武派和似軒味泰能生樂用勝致來前

夫  
 夫  
 夫



